



蓦然回首

还是那条老莱河

2008 年重回黑土地,我曾写过一首小诗:“梦牵魂绕老莱河,四十冬秋思几何;今日重临黑土地,一生无憾唱春歌。”而如今说起第二故乡,梦牵魂绕的依旧是老莱河。

老莱河进入九三农场,一股从东南边的 7 连方向和一股从东北边 3 连方向弯弯曲曲地流来,流到我们 46 团 8 连门前时,它略略地一弯,合成一股,向西南方欢奔而去,一路留下了许许多多的塔头墩和水泡子。说它是河,不如说是小溪流,因为在常态下,人们可以踩着遍布的塔头墩轻松地往来两岸。记得当年我们就是踩着塔头墩去对面的地里耙土耕种铲地除草镰收割的,少走了许多弯路。

要说老莱河,最美的当是夏天。每当夏天来临,老莱河便在一片碧绿的草垫子中缓缓流淌,滋润出两岸红红的百合白白的芍药黄黄的黄花菜,让它们在微风里轻轻地摇晃,摇醉了无数知青的心儿。晚霞映照下,老莱河变成时隐时现的金色的带子,闪闪发光。我们就是在这样的一幅美景下挥铲装袋扛粮上车蹬板入库,直到暮色降临挑灯夜战。

老莱河对我们的贡献还在于那一个个的水泡子,那是我们游泳的好场所,是我们夏天的全部乐趣所在。最让我们喜爱的水泡有两个,一个就在 8 连后面去 3 连的路边,另一处就在从公路下来直奔连队的小桥处。一到夏天来临,我们就三五成群地来到这里,脱吧脱吧就到泡子里扑腾,卸去一身的泥垢,更卸去一身的疲劳,在满天的霞光映照下舒舒服服地返回连队,进入梦乡,为第二天的辛劳积蓄力量。

当然,这样的美妙去处自然是男女知青争夺的地方。男知青是大度的,只要女知青来了,必然会让出来。但偏偏会有意外情况。记得有一次,有位男知青就死活也不肯出让,一直泡在水中不愿出来。那是位齐齐哈尔知青,畜牧班的。夏天对放牧人来说不啻是天堂。让马儿牛儿羊儿自由自在地吃着草儿,解鞍下马,天当被地当床,来个裸身日光浴,多么惬意!日光浴完了再滑入水泡中,与老莱河来个亲密的接触,更是舒服万分了。这天,那位男知青就是这样地舒服起来。真是无巧不成书,偏偏来了两女知青,要他把那“圣地”让出来!这可怎么好?不让,太没风度;让?那可是要“走光”的呀!于是他只好选择“没风度”,死死地埋在水里不敢出来。那两女生当然不肯罢休,但也不能在男人面前换了泳衣下水呀,于是就互不相让地僵持在那里。一边羞赧万分地埋怨对方为何还不依不饶地不肯离去,一边则艾怨百倍地指责对方不按常理办事。就这样双方僵持着,直到女的一方先行撤退才解了男知青的窘境,当然在她们的心里自然留下了那男知青“太没风度”的印象了。

老莱河并非总展现温柔美好的一面。那年夏天暴雨如注,老莱河水暴涨,河面比往日陡宽了好几倍,站在连队宿舍门前就能看到从上冲下来的滚滚洪水,以及在河水中翻滚的树木等东西。第二天便传来有位老职工在从师部回来的路上失踪的消息,几天后在桥墩下发现了他扎在泥中的尸体。惨祸还发生在我离开农场的那个夏天。那年夏天,刚修建的 8 连水库已经开始蓄水。中午,两位知青勘测回来。记得那天天气很热,食堂里改善伙食,有肉包子吃。两人一合计,先去水库洗个澡,洗完正好能赶上吃饭。没想到东北的水库即使是夏天,表面水是热的,底下却是冰凉冰凉的。加上两人水性又并不好,其中一个便支持不住了。等到另一个推来了小船,那一个已经不见踪影……后来团里组织了许多游泳好手经过几天拉网式的搜救,才在一个泥坑里把他找到。那天从水里把他拉出来时,我也到大坝上去了,他那成蛙形的身体一直留在我的脑海里,久久不肯离去。

老莱河呀,让人爱让人恨的老莱河,让人梦牵魂绕的老莱河!



返城之后

1977 年,返城的我终于等到了全国高考统考。

将襁褓中的儿子交给婆母,带着梦想和激情,我走进了考场。几个月后接到了一所师范专科院校的录取通知书,虽然不是太理想,但在 11 届学生参考、录取比例特低的当年,也是一件大喜事。

然而事情发生了变故。那年春节时通知还未到,我回到家,儿子坚决不让我上床睡觉。好不容易他被老公哄睡着,一觉醒来,发现了身边的我,竟然一个巴掌朝我抓来,我的脸上立马留下了几道红印。儿子哭闹着流泪,我的心也在流泪。

冷静地想,我和老公分居两地,工作调动几经波折难以解决。如果去读了单位支付学费的大学,怕是更难调动了。最终,我以放弃上大学的代价调离了原单位,回到了老公和儿子的身边。——别了,我的大学,

没有围墙的大学

别了,我的青春!

就在我离青春渐行渐远的时候,华中师范大学函授生院招生——“文革”后百废待兴,各项考试制度逐渐恢复,大批中青年怀抱着“挽回失去的青春,实现自我价值”的理想纷纷报考。我终于圆了自己的一个梦,走进了那种被誉为“没有围墙的大学”。

函授大学以自学为主,一个月集中学习考试一次,不再年轻的我紧紧“抓住青春的尾巴”,坚持“自我发展自我完善”,开始了长达五年的函授大学的学习。我们班的同学,从 40 岁左右的企事业骨干到高中毕业的小青年,年龄上的差距几乎隔了一代,30 多岁的我算是偏老。也许心态还比较年轻,也许忙碌消瘦而显“苗条”,我与那帮小我几岁十几岁的小女生称姐姐妹,非常融洽。我们在一起学习、聊天、弹琴、唱歌……

那段时间,虽然繁忙,但也是我生命中最好的年华。

经过了五个寒来暑往,我通过了近 20 门功课的考试,获得良好成绩和本科毕业文凭。年近 40 的我写了一篇文稿《人的生命从 40 岁开始》给自己以激励。我们那个班的同学,后来有的当了市长、局长、厂长,有的成了专家、学者,而大部分人则留在普通教育工作岗位上为社会贡献着自己的青春。我也没有虚度年华,在半百之年被上级提拔,成为一名公职人员。

如今,早过了花甲之年的我老有所乐,做着自己的文字梦。写作给我暗淡的退休生活增添了些许色彩。

喜欢《中国合伙人》中的一句台词:梦想是什么?梦想是一种让你感到坚持就是幸福的东西。从这个角度来看,我的大学梦、文字梦、进取梦还算靠谱。

刘淑萍

■ 当年的女伐木工杭州知青李敏华(左)与



45 年前,来自上海、杭州、佳木斯等地的女知青,组建了一支大兴安岭新林区翠岗林场女子采伐队,她们



战林海、斗严寒,采伐木材支援国家建设,成为闻名全国的上山下乡知青集体典型。近日,70 多位已是花甲之

年的老三届知青相继在上海、杭州相聚,畅叙姐妹情谊,看着当年的老照片大家更是感慨万千。朱岚 文并摄



人生驿站

粉,气味令人作呕;卸毛竹得两人喊着一根根从车上往下甩;卸生铁锭得一块块搬;100 多公斤重的货包得包包扛,稍不留神就有工伤的危险,我的指甲趾甲都碰掉过几次……

记得第二年冬天,一次我当夜班。子夜时分,我组接到卸 50 吨敞车石油焦的任务。其时朔风凛冽,天飞飞扬扬下着大雪。卸石油焦时,必须先把敞车下半扇门翻上去用门卡卡住,人先站在车下铲,待铲挖出一个空档,车上有了立足之处再爬上去卸。我因不够高大,只能踮起脚尖

感谢生活

铲,而脚跟一离地,路面又高低不平,力用不出,人就更加吃劲。随着石油焦在地上渐渐增多,我身上的衣服也一件一件地脱下,最后,上身就仅剩下一件汗背心。此刻,雪仍在旋转着、飘飞着。等我们把这车皮石油焦卸完,已是凌晨三四点钟了。

写到这里,年轻朋友恐怕难以想象。但我对吃过的苦一点也不懊悔,反而感谢生活。好比打铁,淬过火才能使铁更加坚硬。“老三届”付出的代价是沉重的,但唯其沉重,才铸成了我们特有的性格和命运。

沈绍杰



舌尖上的记忆

我们是原上海九江中学的 67 届初中毕业生,1969 年 1 月 16 日起,千里迢迢来到安徽省滁溪县“插队落户”。由于我们这些十六七岁的“半大成人”都是第一次远离父母,家长都很牵挂,尤其惦记记得好不好。

刚到农村时因为有国家拨发的“下乡”补助金,所以天天都可以吃到白面做的馒头和面条。而当地的大部分农民平时只吃用山芋粉和玉米粉混合做的窝窝头。然而好景不

“牛奶”加“面包”

长,我们那点为数不多的补助金很快就被一个驻队的公社干部贪污了,而队里又拿不出钱和粮食来帮助我们。于是,我们只能改吃“牛奶”和“面包”了。什么是“牛奶”和“面包”?用玉米熬的稀饭,颜色接近白色;用玉米面蒸的馒头,大小颜色宛如面包——这就是“牛奶”和“面包”。

到了“青黄不接”的季节,连“牛奶”和“面包”也没有,我们只好吃“黑

色食品”:用山芋粉做的窝窝头是黑色的。一般来说,一年里吃“黑色食品”的时间大约在两个月左右。对我们这些来自大城市的孩子来说,这些食物真的是难以下咽。但是,再难吃也得吃,而且一吃就是数年。

如今看来,这些食品早已成了“健康食品”。当时我们在农村数年无病无灾,身体健康发育,恐怕就是托了这些“健康食品”的福。

陈抗美 胥鸿光